續禮記集說

續禮記集說卷五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曲禮上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

櫛側瑟反隋徒禾反又徒臥反矧本又作哂失忍反詈黎志反

陳氏澔曰不惰不及他事也

姚氏舜牧曰言不惰謂其言急切而不敢怠慢也訓不及他事非訓惰訛不正之言尤非

徐氏師曾曰翔拱也御用也不惰或人問疾或已迎

醫言之必詳而不敢惰也

姚氏際恆曰言不惰對醫及問疾者言必勤懇變味謂兼味也順對下變貌為言古人之文隨意不拘如此然以兼味為變味亦殊可會

姜氏兆錫曰不櫛不為飾也不翔不為容也不惰無雜語也不御無樂意也食至厭飫則口味變飲至醺酣則顏色變笑至矧是大笑怒至詈是甚怒皆為忘憂故戒之也齒本見曰矧故謂常也

方氏苞曰父母有疾必志氣淸明乃能虛中以體事言而惰是無守氣也於侍養之節必多疏忽矣

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

陳氏澔曰有憂謂親疾或他禍患側席謂偏設之變於正席也

姚氏舜牧曰側席是不能正席非獨坐一席也專席是另設一席非單設其席也

姚氏際恆曰此承上節則有憂單指親疾也側席不正也專席不與人共也鄭氏以側爲特側與專同義于是訓專爲單皆牽强

姜氏兆錫曰舊說側獨也專單也禮賓主之席必有定向有憂則獨席而不對設賓席貴賤之席各有重

數有喪則單席而不加設重席也一設側席謂偏設而變於正專席謂獨坐而不與人共也　又曰此章言親有疾及凡有憂有喪之禮也

方氏苞曰兄百川有言未有禮變於外而內行不變其常節者豈惟天屬之疾身家之患哉凡國邑侵削師旅撓敗荒祲札厲以及三黨閔凶師友在難皆宜揆其分誼寢處飲食以喪禮差之

水潦降不獻魚鼈

盧氏植曰疏云天降下水潦魚鼈難得故注云不饒多是也

徐氏師曾曰降下也凡言獻者皆下施於上之辭

張氏□曰水潦降時魚鼈方孕故不取

彭氏□月曰水潦降時恐人因取魚鼈傷生故不獻

朱氏申曰水深則魚鼈難取

陳氏澔曰水涸魚鼈易得不足貴故不獻

姚氏際恆曰水潦降疏引左傳水潦方降以爲天降下水潦魚鼈難得故不獻又謂或謂魚鼈豐足故不獻二說正相反未知孰是也徐氏集註引張氏謂水潦降時魚鼈方孕故不取以獻胡邦衡以水潦降爲水涸魚鼈易得故不獻皆非

朱氏軾曰孔疏後說爲當謂易得不足貴故不獻也

陳氏訓潦爲涸非是

姜氏兆錫曰水潦疏謂天降水潦也魚鼈易得故不以獻

任氏啟運曰孔曰降至也水潦至則魚鼈難得君子不貴難得故不獻莊椿曰潦水至則蛇虺之屬多化爲魚鼈食之殺人故不獻愚謂或以夏時水禽未成故也孔莊二說亦通

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也佛扶弗反陸本作拂畜許六反

朱氏申曰勿佛順其性之有所適也

陸氏奎勳曰陳氏用王肅說謂捩轉其首鄭訓戾也爲小竹籠以冒之今養鷹者縫皮韜喙可証鄭說爲優

姜氏兆錫曰佛捩轉也恐其喙啄人故以翼佛之畜鳥則順其性而已

獻車馬者執策綏獻甲者執冑獻杖者執末獻民虜者操右袂

姜氏兆錫曰䟽曰策馬杖也綏上車繩也車馬不上於堂但執綏呈之也甲鎧也冑兜鍪也兜鍪小而易執杖末拄地不淨故執以自向也

獻粟者執右契獻米者操量鼓契苦計反量音亮

陳氏櫟曰待以右合左而付粟也

彭氏曰帶殼曰粟去殼曰米

徐氏師曾曰粟米皆重貨難舉故但執契鼓以呈之

姚氏舜牧曰米云量則粟亦量粟云契則米亦契蓋互文耳

姜氏兆錫曰契稱右者兩書一札而別之小宰所謂傅別也執右者右為尊也鼓量器名粟米皆有量有契分言者互文也或曰米可即食爲急故言量粟可久儲爲緩故云書

獻孰食者操醬齊

姜氏兆錫曰醬齊為食主故操之也如見芥醬必知

獻魚膾之類

獻田宅者操書致

呂氏大臨曰古者田宅皆屬於公非所得獻此或上賜為己有者歟鄭伯假許田春秋譏之此必周衰變禮則采地授之君公傳之先祖亦非己可擅以予人者一說如郈成子分宅以居之之類其曰獻者假人使如有之也此說則得之

姚氏際恒曰獻田宅者操書致知在阡陌之後漢儒

之言也

陸氏隴其曰鄭伯假許田君子譏之此周衰變禮

朱氏軾曰君賜田宅亦不得獻人田宅有獻漢書語

也

姜氏兆錫曰書致謂書其數而致於人也古者田宅

皆屬于公非下所得而獻也豈上所賜邑有故還以

獻納否則又或請於上而行之與蓋亦未可強通矣

方氏苞曰宋地君所賜不當私獻諸人或受君之賜

久而復歸諸公或前人受之子孫不敢專而歸之如

春秋傳所載伯石歸邑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子

産爲豐施歸州田之類

任氏啟運曰此如郈子分宅以居之類其曰獻者假人如使自有之也

凡遺人弓者張弓尙筋弛弓尙角右手執簫左手承弣尊卑垂帨若主人拜則客還辟辟拜主人自受由客之左接下承弣鄉與客並然後受遺云季反弛式旨反辟扶亦反下音避弣音撫鄉音向

方氏慤曰賓主異等則授受異鄉此賓主敵故鄉與客並也

陳氏澔曰還辟之辟猶開也謂離其所立之處

徐氏師曾曰接下承弣者是時客方承弣不能容手故先以左手接下侯客放手而後承弣次以右手執簫也

姚氏際恆曰尊卑垂帨鄭氏曰授受之儀尊卑一諸解皆承之非也此句單承客授而言凡敵者曰予上遺下曰賜下予上曰獻此本言敵者相遺之禮今特舉尊卑而言以該敵者凡饋物必拜送今左右皆有執持凡于尊卑一皆磬折垂帨而已不拜送也故下節云若主人拜則客還辟辟拜雖主人拜受亦不答拜也下文方言主人受之禮曰主人自受極然後受

也若上節言主人受而亦垂帨失文理矣
朱氏軾曰接下承弣即是受下句又申言之邵氏謂
射德故受弓必謹
姜氏兆錫曰遺猶委也呂氏曰下於上曰獻上於下
曰賜敵者曰遺也張弓角內而筋外弛則反是上之
者各取其順也簫弓頭也差斜似簫故名也弣者中
央把處也尊卑猶言高卑義與上如揖下如授相類
帨佩巾也其授受稍磬折而帨垂蓋高卑俯仰之節
然也客還辟者主拜則客必答而弓尚在客手不克
拜答則少逡巡以辟也　又曰舊註尊卑垂帨謂主

客尊卑相等則授受之際皆稍磬折而見其帨之垂也今按本文稱尊卑垂帨而已初無所爲主客尊卑相等之義考鄭氏原註云授受之義尊卑一蓋謂主客不論尊卑其儀一也疏家乃云客主俱是大夫則爲尊若俱是士則爲卑而陳註因以尊卑相等括之若如是則鄭註不論尊卑而陳引疏說乃專論尊卑必尊卑相等而後然也其與鄭爲矛盾抑甚矣考張氏註云尊卑垂帨高下之節也馬氏註云禮主佩垂則臣佩委明尊卑俯仰之異也若賓主授受與主臣別則尊卑皆垂帨不異耳今考張氏之說最精焉說

雖非本義然猶有鄭氏註意也學者詳之　又曰自受者敵客不敢使人受也由從也從客左邊而受則客在右矣於是主人卻左手以接客手之下而承其弣因覆右手捉其簫之下頭而受之蓋此時主與客並南鄉而立然後乃受故其儀如此也　又曰方氏曰賓主異等授受異鄉敵者則鄉與客並也何氏曰上言客授主之義此言主受客之儀也

方氏苞曰雖尊卑異等彼此皆垂帨故特表而出之舊說尊卑相等則然非也此主賓授受之禮雖有尊卑其儀則同若尊卑懸絕君於士大夫之獻則無親

授之禮矣

進劒者左首

姚氏際恆曰劒首琫也小雅鞞琫有珌少儀云澤劒首即澤此也孔氏謂拊環非

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鐏在困反又作管反

徐氏師曾曰向主人曰前自向曰後不以刃授示不傷人敬也

朱氏軾曰戈不執則豎故柄尾鋭

進矛戟者前其鐓鐓徒對反

彭氏曰矛橫安兩刃而頭俱鈎向下也戟橫安兩刃

一向上而一向下也鐓爲矛戟柄尾
朱氏軾曰矛戟不持則倚故柄尾平
姜氏兆錫曰疏曰進亦遺也或曰猶獻也首者劍拊環也客在右主在左劍首爲尊故以授主也戈鈎刃戟也刃當頭而利鐏在尾而鈍故不以刃授矛如鋌而三廉戟郎今之戟授以鐓亦以其柄尾平底也凡並授則爲左右相對則爲前後

進杖者拂之

姜氏兆錫曰拂拭也

效馬效羊者右牽之

徐氏師曾曰馬羊豢畜馴而易制故右手牽之

效犬者左牽之執禽者左首

朱氏軾曰禽卽下羔鴈周禮所謂禽作六摯是也

姜氏兆錫曰效猶獻也牽以右手便也犬則左者以右手防齧噬也

飾羔鴈者以繢繢胡對反

陳氏櫟曰飾羔鴈者覆以布而繢畫之

朱氏申曰卿執羔大夫執鴈以爲摯焉飾以繢所以文之也

姚氏際恆曰飾羔鴈者以繢鄭氏謂諸侯大夫布天

子大夫以畫此本士相見禮下大夫以鴈飾之以布為說也不知此第論繢非論布帛布獨不可繢乎

姜氏兆錫曰禽汜言鳥也左首者猶授劒之意也飾以繢謂畫布為雲氣以覆重贄也

方氏苞曰禮所謂執鴈奠鴈皆舒鴈也觀與羔並列而可覆以繢則為家禽可知雉用死以難生得也夏用腒以死者亦難以時得也若鴻鴈則必以機弋尉羅致之豈能生得而聽人之畜擾且隨地可立具哉

受珠玉者以掬掬九六反

陳氏澔曰謂以兩手共承之也

徐氏師曾曰兩手曰掬珠玉重寶受之宜愼故開匣而以兩手共承之也

姜氏兆錫曰謂兩手共承之也

受弓劒者以袂

徐氏師曾曰前言受弓援下承弣又似不以袂者豈前專受弓而此兼受弓劒與

姜氏兆錫曰謂承以衣袂不徒手握之也

飲玉爵者弗揮

陳氏櫟曰洗他爵必揮揚之去其餘水惟飲玉爵者弗揮揚玉器宜愼也

吳氏澄曰此因上文受珠玉以掬而并記之也

姜氏兆錫曰揮以去濊也恐失墜故慎之

凡以弓劍苞苴簞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苴子餘反簞音單笥思嗣反操倉刀反使色吏反

陳氏櫟曰苴藉也簞以盛飯食笥以盛衣裳問如詩雜佩以問之左氏問之以弓

徐氏師曾曰上言親獻之儀此言爲使之儀也使者操持諸物以進受尊者之命卽習其威儀進退如至彼之儀容則臨時不至失禮而稱其爲使矣

姜氏兆錫曰褁曰苞藉曰苴謂魚肉果實器物之屬

或包裹之或承藉之也箪圓笥方皆竹器問猶候也如使之容者初受命時卽謹其升降進退之容如已至彼地也　又曰此章歷言凡獻賵授受之禮

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于家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于門外若使人于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

萬氏斯大曰朝服而命必拜而命下堂而受必拜而受孔子問人於他邦且再拜而送況君乎

姜氏兆錫曰受命卽行不至越宿此言自爲使而敬君命也至則拜命歸則拜送此言君使至而敬君命

也又曰吕氏曰遣使不下堂使反則下堂者始以已命往終以君命歸故也此又言使於君而敬君命也方氏苞曰出車之詩至于牧而曰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則不宿於家三代之達禮也聘禮必待使者告穪載擅而後入朝受命正以君有命即不得更至於家耳

博聞强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

陳氏祥道曰聞識自外者易盈故處之以虛善行自內出者易倦故濟之以勤

朱氏軾曰讓亦不怠意蓋存一自足之見則不復求

博識矣

姜氏兆錫曰博聞强識而讓有若無實若虛也敦善行而不怠孳孳爲善也陳氏曰聞識自外入善行由中出自外入者易實故處以虛由中出者易倦故濟以勤也又曰此章言君子修己之道也

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吳氏澄曰飲食之禮所以致其歡樂饋遺之禮所以致其忠誠受其半而辭其半使彼致歡致忠於我之意常有餘而不竭盡不至於使人厭倦而難繼故曰全交謂全其交接之道使可常也

姚氏際恆曰呂與叔曰歡謂好于我也忠謂盡心于我也好于我者望之不深盡心于我者不要其必致則不至于難繼也此說是劉執中謂人致其歡與忠于我而益加恐懼謙晦不敢竭盡人之歡與忠焉此說雖工卻于全交之義不協方性夫謂竭盡人之歡與忠則人之所以施我者厚矣我或無以報之則人將責我而交虧矣此說逆料人施而望報非也

朱氏軾曰禮尚辭讓盡歡竭忠者辭讓之反也不盡不竭卽論語躬自厚而薄于人意凡事皆然不第飲食衣服己也

姜氏兆錫曰歡謂好于我忠謂忠于我呂氏曰盡人歡竭人忠皆責人厚者也責厚而莫應則交傷矣不望之太深不要其必致則不至難繼而交可全也又曰此章言君子待人之道也

齊氏召南曰歡交所包甚廣鄭注太泥

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

萬氏斯大曰孫爲祖尸昭穆同也或問太廟合祭始祖羣祖皆有尸宜如何曰據祭統尸爲祭者子行然合祭必取子行則昭穆有不應者祖尸必以孫然始

祖又何從得孫唯取王族最長行爲始祖尸羣廟有孫取孫無孫取孫之孫行可矣指高祖之祖父二廟世遠未必有孫即取孫之孫昭穆同也大抵諸經言尸皆主祭父言不必泥也

姜氏兆錫曰抱孫不抱子古禮經語曾子問篇孫幼則使人抱之是也呂氏曰抱孫之爲言生於孫幼此則借以明尸必以孫不紊昭穆之義也

朱氏軾曰此引禮文解所以子不爲尸之故記者若曰爲尸以孫不以子者何也禮文嘗言之矣曰君子抱孫不抱子父子尊嚴生且不抱死得爲尸乎若從舊註抱孫不抱子且虛說下二句是記者解禮文

謂抱孫者抱爲尸也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故云抱孫不抱子此說亦通

方氏苞曰疏引春秋傳晉祀夏郊以董伯爲尸尙書傳帝乃稱王而入唐郊以丹朱爲尸謂祭天亦有尸非也曰夏郊曰唐郊蓋配享者之尸也董伯夏之末丹朱堯之子卽此可知祭天無尸矣張子謂周官節服氏郊祀送逆尸從車不害爲后稷之尸得之

爲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爲尸者則自下之尸必式乘必以几

何氏兆清曰上三句立尸之法爲君尸五句敬尸之

道尸必式二句是尸自處之道

姚氏際恆曰君知所以爲尸者此句重拈有意蓋爲尸者皆君之臣君知所以爲尸則弗臣矣鄭氏謂勿不能盡識有告者乃下之迂甚

朱氏軾曰知猶見也必式必以几者尸敬君也

姜氏兆錫曰君尸猶言公尸謂卜吉將爲之也見尸則下之者禮致齊各於家散齊猶得在外及祭之旦俱來入廟故得於路見而下之也大夫士言見君言知者君或不能盡識以告則下也尸不下君者廟門之外尸尊未全不敢亢禮以答故式之而已若廟中

則主拜無不答也車前橫木曰式故乘車者憑以禮人即名爲式几乃尊者所以養安尸之乘車用之亦以尊尸也　又曰疏曰禮祭天地社稷山川四方百物及七祀之屬皆有尸其尸但卜吉則可不問同異姓也勝國社稷則士尸爲尸虞祭則又有女尸惟祭殤無尸又曰此章言敬尸之禮

方氏苞曰君致齊則不出齊宮尸亦宜然不宜道遇此散齊時事也祫祭尸非一人或以家故入齊宮有先後卿大夫散齊於家以官政家事不可曠也尸無他故散齊皆宜在公宮有故則未及致齊之前皆可入也而散齊期內或有朝賓聘客君亦不容不出故

有與尸相遇之禮曰知者旣卜而知其爲尸則自此見之必下也君自下以其將爲神像也尸不下以其旣攝尊位也惟式而不見君之下爲安猶聘使見主君迎拜則旋辟疏謂廟門之外尸尊未伸不敢抗禮似未得其義

舊說几尊者所憑以養安故尸之車用之似用之車上車上無用几法昏禮婦乘以几從者二人坐持几謂登車時用之也凡登車皆以綏尸貴安重舒泰故用几婦人始嫁用几恐於婿前失容也坐而後憑几尸式則立乘可知矣以是知用以登車也　周公有事於泰山以太公爲尸五嶽視三公姜姓乃四嶽裔

胄也以是推之外祀之尸非其苗裔則疇以爵字

齊者不樂不弔

姜氏兆錫曰有敬事必齊齊也致精明之德也樂則散哀則動故戒之　又曰此章言謹齊之禮

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

姚氏際恒曰升降不由阼階孔氏据士于周禮祔祭稱孝子同于吉得升阼階案聖人制為三年之喪以立其大防其小者如升階出入之類皆後之推人子之心為言所以佐禮所未逮亦以聽人子之自盡而

已孔氏必爲之定其不由阼階休止之曰其𤇍禮解
禮不迂且盭乎雜記上云孤子降自阼階與此不同
說見雜記
朱氏軾曰毀瘠不形二句當在頭有創之上至下飮
酒食肉處於內爲賢智之過哀者言之升降一句另
爲一條謂事死如事生也
姜氏兆錫曰毀猶傷也形謂骨見也疏曰居喪許羸
瘠不許骨露骨爲形主故謂骨爲形也門隧者門之
中道也呂氏曰先王制禮毀不滅性毀瘠形視聽衰
幾於滅性且送死大事將廢而莫行也其可乎不由

阼階不當門隧則執人子之禮未忍廢也又曰此章通言居喪之禮也

徐氏師曾曰教民事死如事生

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創初良反瘍音羊勝平聲）

朱子曰下不足以傳後故比於不慈上不足以奉先故比於不孝

徐氏師曾曰教民無以死傷生

姜氏兆錫曰沐浴與飲酒食肉以權制者也故疾止則復初不勝喪謂滅性成疾而不能治喪也

方氏苞曰喪雖主哀而視聽少昏則附身附棺之事悔無可追筋力旣困則含襚賵賻君長親賓之臨禮不能答皆所謂不勝喪也

任氏啟運曰居喪而不飲酒食肉哀戚之至情也疾而飲食身也者親之遺也敢不敬歟愛其生將以事死也彼非老非疾而飲酒食肉于汝安乎

五十不致毁六十不毁七十惟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 衰倉回反 處上聲

陳氏澔曰七十之年去死不遠略其居喪之禮所以全其易盡之期

姜氏兆錫曰五十始衰故不極毀六十則又衰而不可毀矣七十益衰故優其養且處內而不居廬也

又曰此申上章首二句之意也

生與來日死與往日

陳氏澔曰成服杖生者之事也從死之明日數之爲三日是三日成服者乃死之第四日也

姚氏際恆曰凡殯斂葬卒哭虞祔祥禫等期在生者皆爲來日在死者皆爲往日故曰生與其爲來日死與其爲往日而其使孝子盡禮于來日追喪于往日之意自在言表其義不過如此鄭氏曰生數來日謂

成服杖以死明日數也死數往日謂殯殮以死日數也此士禮大夫以上皆以來日數士喪禮曰死日而襲厥明而小殮又厥明大殮而殯則死三日而更言三日成服杖似異日矣喪大記曰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二者相推其然明矣按鄭謂士死殯殮與生者成服杖不同日故紐合成服杖以死明日數爲生與來日殯殮以死日數爲死與往日然喪大記云士之喪二日爲殯則是死之第三日也仍是以死明日數何得爲死數往日乎且以成服杖釋生字以殯殮釋死字以數字釋與字以死明日釋來日

以死日釋往日當日記者豈留如許字義不發但爲此渾淪之辭以待後人釋乎吾不敢信也

姜氏兆錫曰與猶數也成服杖生者事也自死之明日數之爲三日故曰來日治殮殯死者事也自死之日數之爲三日故曰往日又曰此章言治殯之禮

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

應氏鏞曰弔者禮之恤乎外傷者情之痛於中

姚氏際恆曰此謂禮貴乎誠不容僞也然亦惟古禮爲然若今世與人之子爲友其父死不能不傷其死

矣與人之父爲友父死而於其子不能不弔其生矣
又古云生者爲弔死者爲傷今人謂生者爲傷死者
爲弔正相反然于死者傷弔亦得通稱
姜氏兆錫曰方氏曰不知生而弔之近於諂不知死
而傷之近於僞又曰此章言弔喪之禮
方氏苞曰弔而不傷謂死者不相知雖弔其子哀情
不可作而致也傷而不弔乃禮之變蓋或與死者相
知於異國同事於異時其子未之或知而往弔則嫌
于以父之行自居而使主人心惕焉故心則傷之而
不行弔禮耳若親友鄰里雖不識其子可不弔乎注

以所致之辭別弔與傷而所舉弔辭義皆傷死未足爲據

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疾不能遺不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賻音附費芳昧反遺於季反舍去聲

陳氏澔曰以貨財助喪事曰賻此三事不能則皆不問者以徒問爲可愧也

方氏慤曰表記言有客不能館不問其所舍則知人謂行人耳儒行言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者以此

姜氏兆錫曰以財物助喪曰賻三者皆不問以徒問爲愧也

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

陳氏澔曰賜者君子與者小人

姚氏際恆曰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王介甫謂爲人養廉得之朱仲晦分君子小人說乃承方性夫解玉藻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之誤也

姜氏兆錫曰朱子曰君子有守必將之以禮故不曰來取小人無厭必節之以禮故不問其所欲又曰此章言交以誠敬之禮

適墓不登壟助葬必執紼臨喪不笑揖人必違其位

姜氏兆錫曰壟墳堆也不登以致敬執紼引棺索也

必執以致力臨喪不笑以哀爲主也後執紼不笑句當在此揖人必違其位以變爲敬也上下文皆言喪此句蓋錯見於此也說見下文

望柩不歌入臨不翔當食不歎

陳氏澔曰不歌與不笑義同惟食忘憂非歎所也

姜氏兆錫曰不歌猶不笑也不翔不爲容也　又曰此句亦錯見之文飲食在御非嘆時也若有故而歎者則有矣諫獻子而三嘆是也說見下文

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

陳氏澔曰五家爲鄰相者以聲音相勸相蓋舂人歌

以助舂也二十五家爲里巷歌歌於巷也

姜氏兆錫曰相者舂人歌以助舂也巷歌則歌於巷矣鄰最近里次之故其禮如此

姚氏際恆曰相詩歌名荀卿有成相篇漢志有成相雜辭意古舂者或歌之鄭氏以相爲送杵聲無據

適墓不歌哭日不歌送喪不由徑送葬不辟塗潦臨喪則必有哀色執紼不笑

姚氏際恆曰講義謂送喪則知生者送葬則知死者陸農師謂送喪有服者送葬不必有服皆似鑿按送喪言其在途送葬言其在墓

朱氏軾曰孔云弔之朝得樂歌是猶東坡所謂未聞歌則不哭也粗疎甚矣至云喪食不歎歎則不飽此又與聖人之喪側不飽顯相悖謬矣

姜氏兆錫曰亦望柩不歌之意也　又曰不由徑不苟取其速也不辟塗潦不苟憚於勞也　又曰上下當有闕說見下文　又曰句當在前文臨喪不笑之下

方氏苞曰送喪謂死於他國而族姻朋友送其柩以歸者不由徑不辟塗潦互相備也送葬必執紼若避塗潦恐柩因之傾側

臨樂不歎

陳氏澔曰亦爲非歎所也

姜氏兆錫曰此句亦錯見之文合樂以鳴豫與進食以致養一也易燕樂之時爲悲歎之境豈所謂喜怒哀樂發而中節者哉

介胄則有不可犯之色

馬氏晞孟曰兵革以威克愛也

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

姜氏兆錫曰陳註此章自揖人必違其位當食不歎臨樂不歎介胄則有不可犯之色四句之外皆是凶

禮之節記者詳之如此因言每事戒慎則無失禮不但不可失介冑之色而已愚按陳註似矣但味則有二字介冑以上當有脫落蓋歷舉凡色之所宜以及介冑之色而因以君子不失色於人結之非泛言禮於色以外也記文類皆猥爐掇拾而牽合爲訓可乎按上文臨喪則必有哀色語勢正是此類以表記第三章推之其爲雜亂可知矣

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

姜氏兆錫曰此章言君與大夫同出若君過所當敬而撫式則大夫必下車士於大夫猶大夫於君也蓋

尊卑之等如此

方氏苞曰撫問其人而式以禮之非式齊午入里必式之類

禮不下庶人

陳氏澔曰或云此謂相遇於塗君撫式以禮大夫則大夫下車大夫撫式以禮士則士下車庶人則否故云禮不下庶人也

姚氏際恆曰禮不下庶人此語若鶻突賴有註疏爲之斡旋鄭氏曰爲其遽于事且不能備物孔氏曰酬酢之禮不及庶人皆是也黃敏求疑庶人不可無禮

乃謂其文連續上文爲乘車之禮不爲庶人而下鑿甚陳氏集說引之不可從

姜氏兆錫曰禮不下庶人古者制禮皆自士始以庶人卑賤且力或不能行禮故也其欲行禮者則假士禮行之而已或說此承上文而言君撫式以禮大夫則大夫下車大夫撫式以禮士則士下車庶人則否是不下庶人也但禮刑二句相連今見家語五刑解乃冉有所問於孔子而答之者顧牽上文而爲詞可乎

刑不上大夫

姚氏際恆曰刑不上大夫鄭氏執周禮之說謂在八議輕重不在刑書夫議其輕重非即刑書乎又引周禮掌囚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夫既云刑殺何云刑不上大夫乎愚按其解莫備于賈誼之說矣曰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君子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其在大譴大訶之域者聞譴訶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其罪耳上弗使執縛繫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盩而加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捽抑而行之也今家語亦有此乃撮取賈文耳此正

釋刑不上大夫之義頗爲明白正大何必引周禮不經之說而且與本文仍無交涉者哉

姜氏兆錫曰刑不上大夫者古者大夫有罪君聞而譴讓則大夫白冠氂纓造闕請罪不使有司執縛牽掣而加之也周官掌囚凡有爵及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者蓋請罪之後八議所不赦則無如之何矣然猶必適甸師氏以隱之也況可漫以刑加之乎聖王仁至義盡之意於此可見　又曰此因上論刑而言待刑人之意

方氏苞曰刑不上大夫賈誼所謂造寢室而請罪聞

命而自裁是也乃罪之猶可寬假者至九伐之法雖

國君不免於殘況卿大夫乎故周官有爵者與王之

同族刑殺於甸師氏其義並行不悖

刑人不在君側

美氏兆錫曰人君當近有德者刑人則凶德耳又慮

有匿怨生變如閽殺餘祭之類也又曰此因上論刑

而言待刑人之意

續禮記集說卷五

浙江書局刊

金承廷校

汪自強校

高培森校

續禮記集說卷六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曲禮上

兵車不式武車綏旌德車結旌

姜氏兆錫曰兵車革路也兵取威猛故不式　又曰武車亦謂革路革言其制兵言其用武言其象也尚武故車上旌旛舒散若垂綏然德車蓋玉金象木四輅之總稱德美在內故纏結其旌於干也

史載筆士載言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

戴貔貅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

姚氏際恆曰載筆載言春秋會盟之事騎始見于春秋漸行于戰國皆後世之說也以四獸爲招搖星畫旗尤緯稗之說無與禮事可刪也

朱氏軾曰此節一首絕好古詩急繕其怒四字摹寫入神予嘗閱兵壁壘森嚴旌旗四匝中建大纛鼓靜金停寂無人語已而風動纛揚如驚鴻乍起急不可又如雷聲殷殷山鳴谷應奔濤駭浪澎湃衝激乃知急繕其怒四字之妙　又曰必部伍整齊而後步伐

不亂然所以整齊步武者賴有司其局者也

陸氏奎勳曰舊說騎射始趙武靈王觀春秋傳齊魯相遇以鞍爲几左師展欲以公乘馬歸魯昭時業有之矣

姜氏兆錫曰史史氏也士謂司盟之士言謂盟會之言方氏曰載筆將以書未然之事載言欲以閱已然之事也下所載者王行警備有變異則以示軍衆代號令也靑旌靑雀之旌也鳶鴟也鳶鳴則風生塵埃起鴻雁也飛有行列與車騎相似此皆畫於旌而載之也士師謂師衆虎皮威猛亦師衆之象故載其皮

於旌摯獸總謂虎狼之屬貔貅象之亦畫於旌也獨
虎載其皮者蓋軍中自有虎旗而不可混與　行軍
行也朱雀玄武青龍白虎二十八宿之總名南朱雀
七宿北玄武七宿東蒼龍七宿西白虎七宿軍前行
取迅捷後取鎮捍左取變動右取沈猛故各象爲旗
也招搖北斗杓端星也北斗居四方宿之中而杓運
指四方故軍中象爲旗以指揮行陣也急迫之也繕
之言緝也治也呂氏謂作而致其怒也度法也牧誓
不愆於六步七步四伐五伐乃止齊焉今夏官司馬
其遺法也局謂步分也司猶掌也如立左和門以左

司馬掌之立右和門以右司馬掌之是也言左右則
前後在其中矣繕怒而法無或失者承招搖在上而
言設局而部各有屬者承前後左右而言也又曰此
章言軍行之制
方氏苞曰周官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道地慝以
辨地物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道方慝以詔辟忌
以知地俗王巡狩則夾王車所謂載言應主此類其
不指名何官之屬而統之曰士者如朝覲會同太史
協禮事大師抱天時師有功大司馬執律以先愷樂
士師掌軍旅會同之誓誥王巡狩殷國大行人辨其

位正其等協其禮其屬士必載皆故籍以待事疏專以盟會之辭釋恐未安又趙武靈王變服以習騎射則要荒二服之有騎法舊矣周官四翟之隸於王宮者使各服其服執其兵則王巡狩征伐戎夷君長散處并雍河淮閒者必與庶邦君同會時事有車有騎宜也朝會者衆必各以其班序之故載飛鴻以示其義又士師在前無警備之理蓋大師之誤也注疏皆以士師爲兵衆或爾時尚未諳雖天子征巡或所過之地正蒐閱築城鑿池而衆聚焉或諸侯奉王命討不庭而師屯焉亦宜舉類以示衆又偏戰必備三軍有主有輔決機制

勝挫銳乘瑕或先用左右或先用前軍招搖所指則將士奮勇推鋒而前或敎陳壘戰以守所謂急繕其怒也

齊氏召南曰繕陳氏集說讀如字引呂氏解云繕言作而致其怒不必讀爲勁

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

馬氏端臨曰先王以恩論情以情合義報讎之道惟其稱而已公羊論九世之讎則失之太過而報非所敵漢法不得報讎則失之太嚴而無以伸孝弟之情

皆非禮也

顧氏元常曰如人矯王命而殺雖人子之至恨然城狐社鼠未易搖動且王命在焉亦當隱忍若不顧理之曲直勢之可否輕相搆害此刑僇之民大亂之道也

姚氏際恒曰此亦衰世之習非先王之法也聖人以直報怨之旨謂何交游之讎更入游俠尤不可訓

朱氏軾曰交游之讎不同國謂不與同仕一國也蓋公道既不行于上私義又莫伸于下惟有推而去之或避而遠之庶此耿耿不自由之苦衷可質吾友于

地耳若鄭註云不吾避則殺之此與朱家郭解之椎剽亂禁何以異乎或云于不能報故兄弟報之兄弟不能報故交遊報之朋友無所歸死于我殯讎于我復是或一道也然檀弓論居從父昆弟之讎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是主人不能報雖從父昆弟之讎亦付之無可如何今于交游之讎儼然稱兵爲戎首不亦惑乎

姜氏兆錫曰弗與共戴天者誓不俱生也不反兵者常以兵器自隨不反而求兵也不同國則各居一方而已蓋復讎之義如此　又曰呂氏曰殺人者死古

令之違刑也然殺之而義則無罪故令勿讎調人之職是也其殺之而不義者則告殺者於有司而殺之士師之職是也二者皆無事乎復讎也而復讎之文雜見於經傳者豈其人聲勢盛赫故讐者遇則殺之而不暇告有司與

方氏苞曰周官調人有辟諸外海之法蓋過誤而殺傷或在八議不得已而宥之以遠者然正其名曰辟則孝子必伸其志亦不復加罪也

任氏啟運曰按檀弓孔子言父母之讎不反兵兄弟之讎仕不同國大戴禮父母之讎弗與共生兄弟之

讎弗與聚國朋友之讎弗與聚鄉族人之讎弗與聚
鄰春秋胡傳兄弟之讎不與同國九族之讎不同鄉
黨朋友之讎不同市朝則此記者過也

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
之辱也

姜氏兆錫曰四郊城外四面之郊軍壁曰壘荒猶穢
也不能謀國數見侵伐故多壘士廣人稀經理無法
故棄而不治二者固皆卿大夫之責士卑不與謀國
而田里亦其職也故其言如此又曰此章言大夫士
當思遠辱之道

臨祭不惰祭服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龜筴敝則埋之牲死則埋之

朱氏軾曰鬼神所用之物埋而不焚敬之至也鄭孔謂不知鬼神用不用謬甚

姜氏兆錫曰惰懈也　又曰呂氏曰人所用則焚之焚之陽也鬼神所用則埋之埋之陰也

凡祭于公者必自徹其俎

姚氏際恆曰疏言謂士非

姜氏兆錫曰俎必自徹以出者不敢視賓客過也疏曰此謂士助君祭也若大夫以上助君祭則君使人

歸其祖若大夫以下自祭則使人歸賓俎又曰此章

類言喪祭之禮也

卒哭乃諱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逮事父母則諱王

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君所無私諱大夫之

所有公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

萬氏斯大曰謂二字爲名者不偏主一字諱之也若

主定一字諱一字不諱是爲偏諱

姜氏兆錫曰葬而虞虞而卒哭至此乃諱者其前猶

用事生之禮也　嫌名謂字不同而音同者二名謂

名有二字者偏皆也嫌名偏諱二句錯簡當在詩書

不諱之前遠及也諱王父母者推父母之心也故父母沒不諱然此亦謂庶人而已若有廟以事祖者不然也私諱不避于公家私家宜諱其先君也臨文何氏謂執禮文行事時也二者一恐惑于學習一恐誤于承用也一云臨文謂爲文章也廟中之諱以卑避尊如有事于高祖則不諱尊祖以下是也

方氏苞曰此即子與父同諱之禮蓋諱王父母所諱也王父之諸父兄弟王母之父母兄弟皆父母所諱而已所不必諱也故於父母之前亦不敢舉其名若王父母則恩隆義重豈以父母之存沒間哉大功小

功不諱則旁期皆諱矣況王父母乎

任氏啟運曰外諸侯之大夫不諱天子所諱遠也大夫之士在大夫所亦諱諸侯所諱同在一國近也若天子之廟諱則諸侯之大夫士皆諱　又曰廟中不諱下而諱上若祭祖則必諱曾祖

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婦諱不出門大功小功不諱

陳氏澔曰夫人之諱與婦之諱皆謂其家先世

姚氏際恆曰卒哭乃諱古禮與今異今生時已諱矣

二名不偏諱或云偏當作徧如是文義更明不逮事

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其言亦有滲漏處若不逮事父母而王父母撫之者亦將不諱乎鄭氏以其未可通謂此爲庶人適士以上廟事祖雖不逮事父母猶諱祖又非按中下士祖禰共一廟庶人祭寢亦共事祖禰豈以有廟無廟而分諱不諱乎此何禮也君所無私諱則公諱自可知大夫之所有公諱諱辟君則私諱亦可知也此古人立言之妙或因有大夫字遂于玉藻士於君所言大夫没矣之文謂言公諱則君與大夫凡所當諱者皆在其中此不諳文義而作爲支蔓也凡諱至期而止大功小功不諱是也雜記下云王

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按王父母于父爲祖于己爲曾祖服小功于父爲兄弟于己爲世父叔父服期于父爲世叔叔父姑于己爲從祖從姑服小功於父爲姊妹于己爲姑服期與大功則是大小功皆諱矣繁縟難行禮言之不同也馬彥醇執雜記之文爲雜記言以父之諱而諱之是大功小功有所謂諱也大功小功不諱言其不與父同諱者而已按此但言大小功不諱未嘗有所分別如上文逮事父母不逮事父母之例何必强爲紐合乎皆執禮解禮之謬

朱氏軾曰大功以下恩輕服殺故不諱田氏馬氏所云謂若父之所諱已雖功服亦必從父諱之

姜氏兆錫曰質猶對也婦諱不出門釋臣不諱夫人之諱之義蓋夫人諱亦應不出宮門也宮門以內婦寺之屬諱之而已　又曰恩輕服殺故也

方氏苞曰大功小功以同等言如外祖父母之小功則諱矣與從祖昆弟名同則諱歟國俗或有異耶

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

姜氏兆錫曰馬氏曰問禁慮得罪於君也問俗慮得罪於衆也問諱慮得罪于主人也　又曰此章言諱

尊諱親之禮

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

陳氏澔曰外事巡狩朝聘盟會之類內事如宗廟之

祭冠昏之禮

姚氏際恆曰剛日謂甲丙戊庚壬柔日謂乙丁己辛

癸鄭氏謂出郊爲外事是郊亦爲外事春秋傳曰甲

午治兵孔氏謂外事郊外之事俱是已然郊特牲曰

郊之用辛又春秋凡郊皆用辛何也孔氏謂內事郊

內之事社稷是郊內是已然郊特牲曰祀社日用甲

書召誥曰戊午社于新邑何也孔又謂郊社尊不敢

同外內之義此自謂郊社之外他禮然則果何禮乎
此一說之不可通也崔氏以其不可通謂外事指用
兵之事內事指宗廟之祭用兵之事謂詩吉日庚午
春秋壬午大閱甲午治兵是巳然春秋乙卯戰于鄑
己巳戰于城辛巳戰于殽之類何也宗廟之事謂少
牢饋食用丁巳春秋己卯烝乙酉吉禘于莊公丁丑
作僖公主辛巳有事于大廟是巳然洛誥戊辰王在
新邑烝祭歲崔氏謂告祭非常禮此曲說士虞禮始虞用柔日三
虞作哭俱用剛日何也此又一說之不可通也陳可
大謂巡狩朝聘會盟皆外事冠昏皆內事然春秋盟

曾多柔日何也喪祭鬼事或用柔日冠昏人事用柔日何也女昏或稱內男冠稱內何也此又一說之不可通也然則內外事必當屬何等事耶郝仲輿曰其說附會小雅吉日詩未足憑或有然

姜氏兆錫曰甲丙戊庚壬爲剛乙丁己辛癸爲柔外事內事諸說不一據註則郊以外爲外事以內爲內事崔氏則用兵爲外事廟祭爲內事陳註則朝會師田之類皆外事喪冠婚之類皆內事今按諸說各有所援而下篇云內事曰孝子某外事曰曾孫某是祭其先爲內事祭外神爲外事也然則下篇爲正而以

諸說參之與　又曰游氏曰外以剛內以柔此謂順其陰陽也聖人之治天下本之以自然行之以至順三才之道在天爲陰陽在地爲剛柔在人爲仁義仁者陽與剛之屬義者陰與柔之屬也古人以是二端盡陰陽之理柔從陰剛從陽外從剛內從柔此自然而至順者也

方氏苞曰內外不宜以國中郊外爲斷社稷在庫門之內天子大學在國中皆不得爲內事惟王宮之五祀或不得爲外事耳

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

日吉事先近日

姚氏際恆曰禮文本明大半爲註疏解壞其尤誤世者多在强分天子諸侯大夫士也如旣文曰凡則天子至士皆在其內矣孔曰以旬之外曰遠某日爲大夫禮旬之內曰近某日爲士禮執儀禮少牢特牲以證無論少牢非專言大夫禮特牲非專言士禮而凡卜筮日之非專言祭日也卽下云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豈大夫惟喪事士惟吉事乎不可通矣乃又謂喪事先遠日雖士亦聽今月下旬先卜來月下旬則亦不能堅持其旬外遠某日爲大夫禮之說矣喪

事先遠日本宣八年左傳云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

姜氏兆錫曰旬十日也用日在十日之外主人告筮

者則云欲問遠某日用日在十日之內主人告筮者

則云欲問近某日也喪事謂葬若練祥之屬吉事謂

祭若冠昏之屬喪是奪哀之義子心有不忍即行者

故卜先遠日不吉而後及近吉則反是故卜先近日

不吉而後及遠也

曰爲日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卜筮不過三卜

筮不相襲

姚氏際恆曰卜筮不過三因魯四卜郊春秋譏之而

云卜筮不相襲因左傳晉獻公卜取驪姬不吉公曰筮之而云註說不誤表記亦有此文鄭又曰襲因也大事則卜小事則筮分大事小事非也然不相襲之義于洪範謀及卜筮龜從筮從之說未免不合諸家以其不合多曲爲之說呂與叔曰凡常事卜不吉則不筮筮不吉則不卜若大事則先筮而後卜此周禮說洪範龜筮並用故知不相襲者非大事也陸農師曰大事先筮而後卜筮不吉雖卜可也非所謂襲謂若卜筮不吉又卜筮之方性夫曰三卜之矣而又卜之是卜與卜相襲也筮亦然馬彥醇曰大事有時日而用卜小事無時日而用筮天子無筮

而以卜爲主諸侯有守筮而以筮爲主以故不相襲
也按呂說分常事大事記文無此義陸說亦迂折方
說仍是卜筮不過三之義馬說卽表記之文分大事
小事天子諸侯記文皆無此義大抵古人之言多有
不合者如曲禮與洪範正不爲之隱避耳
姜氏兆錫曰曰命辭也假藉也泰者尊之之辭卜則
稱泰龜筮則稱泰筮言爲卜吉日藉爾神吉凶常可
馮信而決之此約擧命蓍龜之辭也　又曰過踰也
襲因也不過三日自所卜筮者而言如近日遠日之
屬上辛不吉至中辛中辛不吉至下辛終不吉則止

也不相襲者自卜與筮而言如卜不吉則止不因而
更筮筮不吉則止不因而更卜也　又曰呂氏曰凡
常事卜不吉則不筮筮不吉則不卜若大事則否如
洪範龜筮從逆之類龜筮並用如晉卜納襄王得黃
帝戰阪泉之兆又筮之遇大有之睽是也故知不相
襲者非大事也愚按呂說善矣但所引洪範之屬乃
卜筮兼用之義非卜筮相襲之義夫因卜不吉用筮
筮不吉而用卜乃名爲相襲若本當卜筮兼用卽己
得吉猶用也是乃合觀若君龜若筮若卿士若庶民
五者從逆之大小多寡耳豈得以相襲名之哉不過

三之義乃易事以占故至再三若不易事則更無再三之理矣易蒙卦云再三瀆瀆則不告可考也

方氏苞曰陳從王曰再三之瀆易所明戒記者豈專據春秋傳郊三卜禮四卜非禮而言與

任氏啟運曰卜筮之禮天子之龜尺有二寸諸侯尺大夫八寸士六寸天子之蓍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諸侯大夫命龜三涖卜之官以主人所卜之事命卜史曰事命卜卜史以告曰述命卜人作龜復命之此所謂假爾泰龜有常卜人之詞也命筮二主人一筮史再也士命龜二命筮一其卜之法有

主人有涖卜有命龜有作龜卜之日天子諸侯西面冢宰宗伯北面受命卜於廟門冢宰宗伯涖北門東西面龜人奉龜闑外席上西首肆師詔相太史太卜卜師各執事門西東面行立若君親卜則北面太史眡墨太卜眡高命龜卜師作龜筮之法大畧與卜同但筮者北面耳國之大事崔靈恩云天子用三代蓍龜三卜三筮愚按書金縢乃卜三龜一習吉是三卜三筮也周禮筮人凡國之大事先筮後卜愚按筮短龜長故大事先筮後卜亦小者先卽事之意晉獻公卜納驪姬文公卜納襄王皆先卜後筮禮之末失也

孔云三筮皆凶則不卜若一吉猶卜中事惟卜不筮小事惟筮不卜愚按所謂大事如大征遷國定關係死生存亡乃卜筮並用若祭祀雖爲大事然禮之常故天子諸侯用卜大夫士用筮卜筮不竝用也祭祀有定日不用卜者迎氣用四立大采朝日用春分少采夕月用秋分凡卜日皆不可用此素定之日故曰不犯日月也有定日而亦用卜者南郊及祈穀祭天用三辛日次第卜之北郊及春祈秋報社稷用三甲日次第卜之祭宗廟則或用丁或用己先卜上旬次中旬下旬故曰吉事先近日也公羊穀梁皆云卜郊

三代之正月郊三卜不吉則不郊天尊不敢瀆亦不褻也宗廟卜四時之首月三卜不吉則以仲月上旬祭祖親祭不敢廢也若小祭祀則隨所擇卜之並無定日矣又剛日柔日亦據常理大槩而言若特有事及因事而舉則亦不拘如召誥丁巳郊戊午社洛誥戊辰烝祭歲是也又有別取義者如卒虞用剛日欲神成立之義也

龜爲卜筴爲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故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與音預踐鄭讀善王如字

許氏愼曰猶玃屬豫象屬猶疑于事後豫疑于事前故借為進退不果之喻

王氏肅曰踐履也卜得可行之日必履而行之

吳氏澄曰卜筮之用有二占日與占事也用之以占日使民信時日用之以占事使民決嫌疑

姜氏兆錫曰筮蓍也申上文以起下文也　又曰猶與二獸名性多疑人之善疑者似之如二事此可彼亦可是嫌疑如一事或曰可或曰不可是猶與也日謂諏日也踐猶履也有疑而問之卜筮聖王且不專況下民乎時日則信而不疑也祀神則敬而不褻也

法令則畏而不玩也嫌疑物混而相似故決之猶與事行而不斷故定之皆卜筮使之然也若有疑既筮而中不信諏日行事而身弗踐是不誠矣不誠豈尙有物哉故引此言以結之也　又曰此章類言卜筮之禮

方氏愨曰古者立法施令必降命於社稷宗廟山川五祀正祭之後而祭之時月必決于卜筮故民知敬鬼神信時日則益知法令之可畏三者合而爲一其義乃著離之則畏法令與卜筮全無交涉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亦謂此類耳決嫌疑如買妾不知其姓

之類既問於筮不可復以私意擬議謂占者所決為
非也

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已駕僕展軨效駕奮衣由右上取貳綏跪乘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左右攘辟車驅而騶至於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門閭溝渠必步

盧氏植曰軨轄頭轊也

姚氏際恆曰效猶前文效馬效羊之效謂進獻也鄭氏謂白已駕此臆解奮說文翬也大飛奮衣謂衣如飛鳥鼓翅此古人用字之妙鄭謂振去塵何其迂執

平騶驟通馬疾行曰馳不馳而小疾曰驟緩行曰步
上文五步下步路馬皆此義故天子車駕出行因曰
步洛誥王朝步自周是也門閭溝渠必步謂君車所
過凡道有門閭陿隘則不可疾行溝渠高下疾行恐
致傾覆僕御者法當以步也門閭必步即下國中以
策彗卹勿驅及入國不馳之義步字與上驟字相應
此句不蒙上顧命車右就車另爲一義鄭孔誤連上
文作解謂君子不誣十室過門閭必式則臣下步行
溝渠是險阻恐有傾覆故勇士亦須下扶持之此車
右勇士之禮按君式賢人之禮則有之從無槩式庶

民門閭之事若然何獨曰式某賢之閭乎下君子入里必式謂入鄉里始式則其餘不式可知入君豈反槩式乎必不然矣所謂不誣十室此即論語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之說曲引無涉車右君車之右即所以扶持君車也豈必下車步行始必扶持乎以詔僕御之禮而謂之詔勇士之禮皆迂拙之甚者也

朱氏軾曰立止也驅車五步而停止也

陸氏奎勳曰陳氏騶音縣本鄭氏說愚謂如字作騶從解自通

姜氏兆錫曰策馬杖也僕執以立其職也　又曰展

之言省也軨者車轄頭也效試也車旣駕行必由轄
故展視轄頭而卽試乘之也舊說效曰也入而效曰
於君也奮之言振振去其塵也從右升者君位在左
避君空位也貳副也綏者登車索也正綏擬君之升
副綏擬僕右之升故僕取以升車而君猶未出未敢
依常而立故跪乘之也轡者馭馬索也一車四馬中
兩馬夾轅名服馬兩邊各一名驂馬四馬凡八轡而
兩驂馬內轡繫於軾前因分其六轡半納於左之空
手而半納于右執策之手中也驅馬五步卽止而立
以待君出也　又曰并合也合六轡及策納一手中

而以一手取正綏授君以登也擴辟如周禮閽人為之辟之辟令侍從執役諸臣皆郤避以便馳驟也

又曰撫僕手者以顧命車右故也就上也凡君乘車君居左僕御居中勇士在右而車右必奉命而後敢上故命之也必步謂車右也禮君子過門閭必式君式則臣當下又溝渠險阻亦須下而扶持之此所以步也僕不下者僕下則車無御矣

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

朱氏軾曰兩不然謂不降等者凡僕人兼降等敵體

姜氏兆錫曰凡爲僕者必以正綏授人不但臣於君然也若僕等級卑下如士於大夫之類則直受之不然則必致辭讓也　又曰降等則受矣然猶撫止其手者如不欲其親授然亦讓道也不降等者己雖不欲受而僕必授則又卻手從其手下而自拘取之也

又曰此章言僕御駕車之禮

方氏苞曰僕者降等雖可受然必撫其手以示不敢當敵者雖不可逕受而僕終不可以不授故自下拘取之

客車不入大門婦人不立乘犬馬不上於堂故君子式

黃髮下卿位入國不馳入里必式

孔氏穎達曰迎賓客則樂師注云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或下卿位是諸侯禮樂師是天子禮

姚氏際恆曰卿位鄭氏謂卿之朝位則是人君下臣之虛位必無此理呂與叔謂卿立于位以俟君過君過之則下非卿之虛位也亦迂折且如是何不避之無使君勞乎愚按此君子指人臣而言故下曰入國入里謂凡爲大夫士者必下卿之位貴貴也此位字亦不必定于朝位

姜氏兆錫曰式者敬老也下者敬大臣也禮君出則過卿位而後登車入則未至卿位而先下車也不馳者恐車馬躪蹂人也必式者十室猶有忠信況二十五家乎所謂不誣十室也　又曰鄭氏曰發句言故明此衆篇雜辭也愚按呂氏註云不入大門敬之也不立乘安之也則君子之式且下也蓋亦以爲敬而不馳亦以安人與犬馬句則因乘車之禮而類及之也

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

姚氏際恆曰御鄭氏訓迓自當如是解但前後言御

車此獨以御爲迓終可疑

姜氏兆錫曰御迎也以貴迎賤敬君命也

介者不拜爲其拜而蓌拜

盧氏植曰蓌作蹲

朱子曰蓌有所枝拄不利屈伸

姚氏際恆曰蓌從㚇以謂尨茸不調順之象唐陸氏

孔氏謂挫也挫損其威恐非古人用字之義鄭氏謂

猶詐也益屬臆說字書竟以蓌字義爲詐且音詐可

笑也

姜氏兆錫曰介甲也朱子曰蓌者言其枝拄不利屈

伸也又曰此二條於上下文不屬蓋言禮之以君命
伸與禮之以軍事殺而類及之也
任氏敢運曰亦用肅拜也左傳郤至三肅使者
祥車曠左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
姜氏兆錫曰祥車猶言吉車䟽謂葬禮用生時乘車
爲魂車故名也曠空也車貴左僕偏在右空左以擬
神也乘君之乘車則不敢爾者王五路玉金象木革
王自乘一而已餘四則從臣乘之若空左恐疑於祥
車也左必式蓋雖居車左而不敢安於左矣又曰此
言乘君車之禮

僕御婦人則進左手後右手御國君則進右手後左手而俯

姜氏兆錫曰進猶前也疏謂僕在中婦人在左進左手以持轡使身微相背遠嫌也　又曰俯謂俯首也禮以相向爲敬故進右後左而俯首以致敬也　又曰此言僕御執轡不同之節

國君不乘奇車

盧氏植曰不如法者之車也

姚氏際恆曰奇讀如奇耦之奇猶郊特牲云鼎俎奇奇車猶後世言單車　君行必有陪乘謂之副車上文

之乘君乘車是也所以偹非常故國君不乘單車而
出鄭氏釋爲奇正之奇非
姜氏兆錫曰奇車註謂奇邪不正之車獵車衣車之
屬也疏謂獵車卽今之鈞車衣車如鼈而長也一謂
奇如奇耦之奇言別有副車也
立視五巂式視馬尾顧不過轂巂惠圭反
陳氏澔曰立謂立於車上
姜氏兆錫曰方氏曰不廣欬者慮聲容之駭聽也不
妄指者慮手容之駭視也巂謂規也車輪一周爲一
規乘車之輪高六尺六寸徑一圍三得一丈九尺八

寸五規爲九丈九尺六尺爲步總爲十六步半立車上者視當如是也式謂憑式也馬駕車其尾近車闌式時不得遠矚但得視馬尾而已不過轂郎車中不內顧之意也

國中以策彗卹勿驅塵不出軌彗音遂徐雖醉反卹勿舊讀卒没令如字

吳氏澄曰彗卹謂掃拂之勿驅謂勿以策策馬令疾行也彗卹句勿驅二字句兩轅中間相去之度爲軌馬行不疾則車塵不遠故不出軌也

姚氏舜牧曰彗掃也卹恤也彗掃而加存恤焉勿急策以驅前

姚氏際恆曰策彗策之如彗者彗帚也䘏者少少不加深策也勿驅所以明其䘏也塵不出軌所以狀其勿驅也勿驅猶入國勿馳鄭氏讀䘏勿謂搔摩杜撰

朱氏軾曰勿驅句較直截

陸氏奎勳曰策之彗若今時鞭末韋帶朱子云然鄭氏以䘏勿爲搔摩改讀速沒甚迂本文明云以策末䘏之而勿驅則塵不出軌陳氏自誤句讀爾

姜氏兆錫曰策篲朱子謂策之篲若今韋帶也䘏勿猶搔摩也入國不馳唯以策篲微近馬體搔摩之而已蓋不用鞭策也車轍曰軌行緩故塵埃不揚出軌

外也一云國中以策彗卹句勿驅句彗卹二字相連

如搔摩之義亦通

國君下齊牛式宗廟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

賈氏公彥曰路大也故人君路門路馬之等皆稱大

姜氏兆錫曰下謂下車也首二句文誤熊氏謂當作

國君下宗廟式齊牛也又曰此章中二節泛言乘車

之儀而前後指言君大夫士之異禮也

齊氏召南曰經文自誤當云國君下宗廟式齊牛疏

引熊氏說正之

乘路馬必朝服載鞭策不敢授綏左必式步路馬必中

道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
姚氏際恒曰國君下齊牛式宗廟熊氏謂宜云下宗
廟式齊牛是也以足蹙路馬皆有誅卽以誅訓責然
亦過嚴非先王之典禮也
姜氏兆錫曰路路車也謂臣乘君之車馬以習儀也
禮君乘車居左勇士右僕馭執鞭授綏今臣乘君車
居左必衣朝服以示敬鞭策但載而不用其車自馭
以行而無僕授綏亦不敢使車右以綏授己而居左
亦必式而如不自安凡皆敬也　又曰步謂行步而
調習之也必中路者以邊側卑褻且或傾跌也蹙踐

芻草誅責也齒者閱其齒以量年數也馬氏曰察馬力必以年校馬年必以齒而亦責之者非其所職且慢君物也先王制禮凡以止邪於未形而已又曰此章言敬君路馬之禮也

方氏苞曰乘路馬蓋始以馬駕路而閑習之所以別於乘路車也必朝服僕與車左右之所同也載鞭策不敢授綏謂御者也蓋不敢授左右以綏而使自登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己前見而覆舉左必式者明不獨陪乘必式謂駕時亦必式也右不式者時視險易而登下無常也舊說自馭以行不敢使車

右以綏授己似據周官有自左馭之文然惟大僕前
王則然非乘倅車者之常儀也果自左馭尙可以式
乎曰步路馬所以別於乘也謂無事時行之以達其
氣非然則馬以生疾

續禮記集說卷六

浙江書局刊

金承誥校
王家賢校
孫祖燕校